

自由花蕊正萌芽

賴和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

文・圖——廖振富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



細細沉思，我想賴和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，既是對追尋自由、正義的堅持，也是對土地與人群的愛；是對弱勢者的關懷，也是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尊重。相信他的人格與作品精神，透過闡揚與傳承，將持續映照著我們未來的路。

自由歌聲在默園響起

五月第一個週日下午，在彰化和美鄉下，客家歌手羅思容一邊彈著吉他，一邊以溫柔清亮的嗓音唱著賴和的〈自由花〉：「自由花蕊正萌芽，風要扶持日要遮。好共西方平等樹，放開廿紀大光華。」她的背後是一棟將近90年歷史的典雅洋樓，羅思容穿著花色長裙，坐在椅子上自彈自唱，赤腳踏地，神情自在而幽雅，在場聽眾聽得如癡如醉。此時，附近庄頭的廟會隊伍恰好繞行路過，耳畔傳來鑼鈸敲擊及嗩吶尖銳的高音，這是道地的臺灣民俗音樂，恰好與羅思容唱的賴和〈自由花〉巧妙融



2017年5月7日，客家歌手羅思容在「默園」演唱〈自由花〉。

合，聽來並無吵雜錯亂的違和感，為這場從「在地關懷」出發的活動下了貼切的註腳。

這是「2017賴和音樂節」開幕式活動，參加者有教授、作家、歌手、學生、文史工作者，還有不少社區民眾，人人臉上都綻放著歡喜的笑容。活動地點是賴和好友陳虛谷家族的「默園」，這棟座落於和美塗厝鄉間、佔地寬廣的豪宅，由陳虛谷的父親陳錫奎在1929年所建，即使外觀充滿歲月的痕跡，依舊不減昔日風華。陳虛谷與賴和，既是政治運動陣營的同志，也是在文學領域共同砥礪切磋的好友，今年賴和音樂節選定在「默園」開場，特別具有象徵意義。

賴和的自由追尋之路

〈自由花〉寫於1919年秋天，賴和將「自由」比喻為美麗的花朵，希望能在20世紀綻放璀璨的光華，寄託其對臺灣美好未來的無限期待。

這時的他是廿六歲的年輕醫生，從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五年。這年七月，剛結束在廈門鼓浪嶼博愛醫院一年多的工作，重新回到故鄉彰化行醫。此時臺灣已被日本統治近25年，雖然兩年後臺灣文化協會才成立，但他先前受到世界民族自決思潮的



左／「默園」的全稱是「彰化縣和美鎮陳家默園」，為日治時期文學運動先驅陳虛谷的故居，由陳虛谷的父親陳錫奎於1928-1929年興建，屬於改良式巴洛克洋樓建築。陳虛谷與賴和以及中部文友經常在此舉行詩會、討論文化事務，今年的賴和音樂節在這裡揭開序幕，因而別具意義。



右／1936年，賴和與朋友在彰化陳虛谷住宅合影。前排右1葉榮鐘，左1莊垂勝。後排左1賴和，左2抱嬰兒者陳虛谷。
（圖／林莊生先生提供）



賴和詩作〈自由花〉手稿。
（轉載自賴和紀念館網站）

洗禮，追尋自由平等的思想早已在內心播種萌芽。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，他隨即加入並擔任理事，矢志追求臺灣人自由的理念越加堅定，從此成為反殖民陣營的健將。

在這樣的目標下，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一再出現在他的筆端。1913年20歲那年，他便寫下：「是是非非見本真，無非無是自由身」，1915年則假借女性口吻說：「儂自多情郎薄倖，自由魂共夜潮寒」，哀嘆女性無法掌握自我命運，自由終不可得，這年新年的〈乙卯元旦抒懷〉，開頭便是：「自自由由幸福身，歡歡喜喜過新春」，可見賴和對臺灣人自由的追尋，堪稱念茲在茲。不論是1918年的「等待自由還復日，白頭猶或見青天」，1919年的「同嘆生來不自由，孤辰照命最堪憂」，乃至1920年的「苦緒幽情無處訴，可憐不是自由身」，都同樣是感慨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倍受壓迫的無奈。

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，他的思想轉而積極進取，體認到唯有團結臺灣人的力量共同奮鬥，才有機會實現夢想。文化協會總理林獻堂代表各界到東京請願時，他寫送行詩提及：「破除階級思平等，掙脫強權始自由」，直言臺灣社會充斥著階級不平等，指責日本政府對臺灣人的壓迫，語氣堅定且鏗鏘有力。

1923年12月16日，臺灣史上著名的「治警事件」爆發，文化協會成員一一被捕，賴和先是被羈押在臺中後火車站附近日本人經營的酒樓「銀水殿」，當時所寫的詩〈囚繫台中銀水殿〉中，他曾泰然自若地自我解嘲：「室中坐臥日優游，覺不自由亦自由」，對被捕入獄從容面對。後來與其他同志集體被移送臺北監獄羈押，在獄中他更以激昂語氣高唱：「幽囚身是自

由身，尺蠖聞雷屈亦伸。我向鐵窗三日坐，心同面壁九年人。」前兩句氣勢驚人，他直言身體雖被囚，心靈卻依然自由無法被禁錮，進而強調人在牢中正好鍛鍊心志，以體悟自由追尋之道。

頭顱換得自由身，始是人間一個人

出獄後，他更體認到臺灣人的自由與幸福，只能靠自己爭取。1924年他以無比深沉的語氣寫了一首題為〈飲酒〉的長詩，其中有如此撼人心魄的句子：「我生不幸為俘囚，豈關種族他人優。弱肉久矣恣強食，至使兩間平等失。……眼前救死無長策，悲歌欲把頭顱擲。頭顱換得自由身，始是人間一個人。」這些詩句悲歌慷慨、氣勢磅礴，強大的能量迴盪在字裡行間。所謂「我生不幸為俘囚，豈關種族他人優」，是暗指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就是一座大監獄，臺灣人生下來就已淪為囚犯，這就是活生生的種族壓迫。而「頭顱換得自由身，始是人間一個人」，反映他清楚意識到：自由必須以極大的犧牲、付出慘痛的代價始能獲得。

上述詩句彷彿他對後半生的預言——賴和生命晚期，被彰化警方在未說明原因下再度拘捕入獄，



1941年6月，彰化應社與臺中樂社合影，前排右四樂社社長傅錫祺，左三林獻堂，最左莊垂勝，他是賴和與陳虛谷的共同好友。上方小圓圈內右賴和，左陳虛谷。（圖／林莊生先生提供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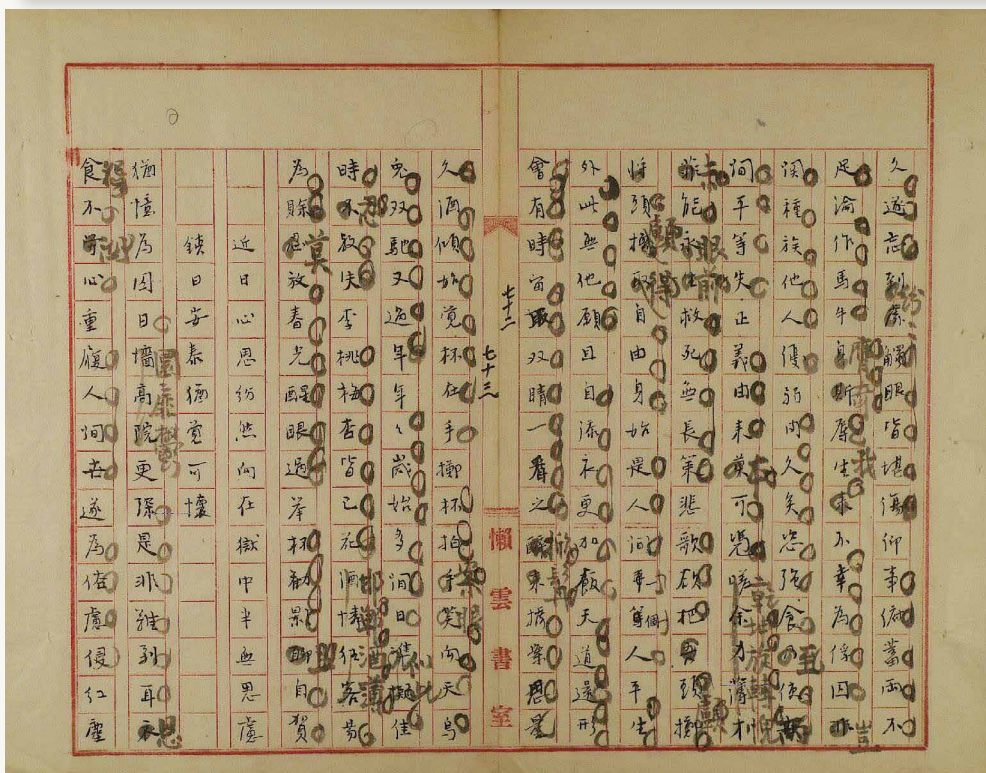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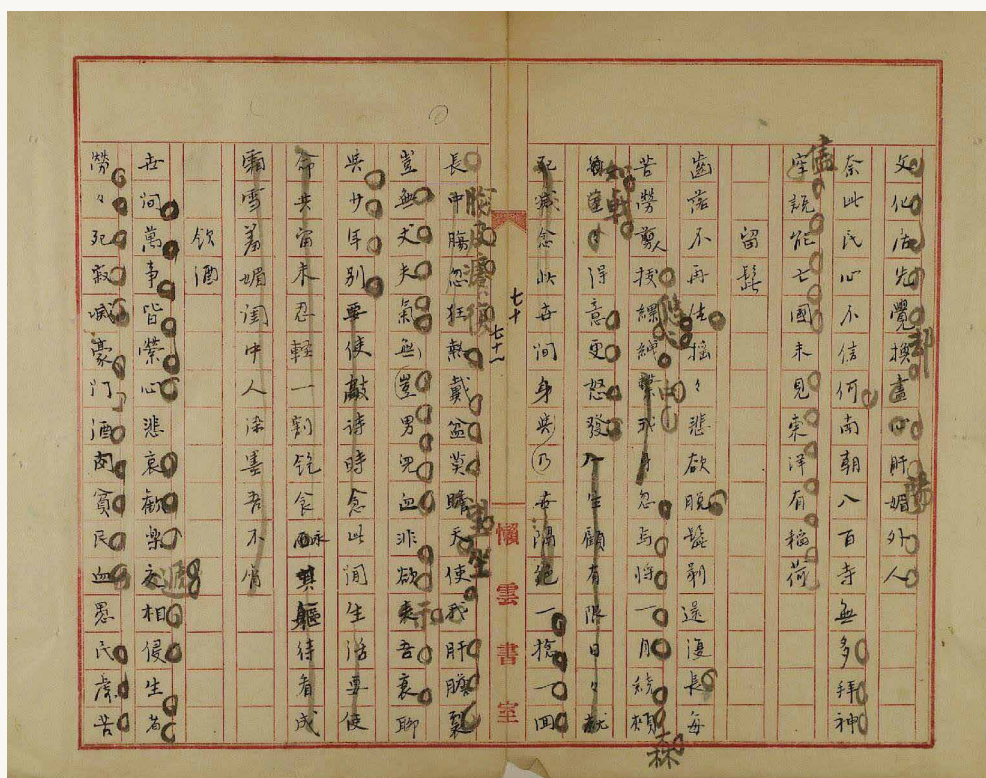
賴和紀念館內部，入口牆上高掛賴和的名句「勇士當為義鬥爭」。

時間是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爆發當天。這次入獄，他被關了將近50天，身心耗損甚鉅，留下的〈獄中日記〉反映他當時極度抑鬱的情緒，身為堅定的抵抗者，所經歷的淬煉竟是如此慘烈。出獄後他的健康大受影響，1943年1月便因病重去世，得年僅50歲。

賴和「再發現」所展現的能量

賴和去世51年之後，1994年賴和後人與各界有志之士共同成立賴和文教基金會；第二年，座落於彰化市區的賴和紀念館終於正式啟用。

成立至今，基金會相繼出版《賴和全集》、舉辦賴和文學營、推動賴和文學地景小旅行等，全心致力於賴和精神的推廣與傳播。賴和歷經長期被漠視遺忘，甚至曾遭誣指為共產黨員而請出忠烈祠，直到1970年代，李南衡以一人之力編出第一本《賴和先生全集》，賴和終於逐漸浮出地表。1990年代，賴和作品被收入高中國文教科書。1993年，林瑞明完成劃時代力作《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：賴和研究論集》，2004年，陳建忠的博士論文《書寫台灣·台灣書寫——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》出版。2005年，一群熱愛臺灣文學的青年組成「鬥鬧熱走唱隊」，以歌聲宣揚賴和文學精神；五年後，基金會集結青年世代籌劃第一屆賴和音樂節。及至2017，賴和音樂節進入第八年，規模龐大，活動多



賴和詩作〈飲酒〉手稿。（轉載自賴和紀念館網站）



2017年賴和音樂節以「自由花」為主題，深刻彰顯賴和留給吾人的精神遺產，既是對追尋自由、正義的堅持，更是對土地與人群的愛。

元，從文學旅行、星火論壇、文化市集、文學講座、劇場體驗，到兩場大型音樂會，堪稱遍地開花，點燃老中青三代無比的熱情。這些活動都是由青年世代策劃、執行，他們展現驚人的能量與執行力，蘊含臺灣文學世代傳承的深刻意義，令人動容。

賴和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

5月27日下午，中部氣候怡人，涼風習習，讓人身心舒爽。我到達彰化武德殿廣場，先參加2點開始的「文學美麗島講座」，聆聽前輩作家鍾理和的孫女鍾舜文暢談鍾理和文學中的客家山歌，她的夫婿蔡宗言並以優美的小提琴演奏；黃惠禎教授則介紹楊逵的思想與文學，兩組演說同樣充滿感性與熱情。聽講者有中學生、社會人士、即將出國深造的青年，更有數名專程從美國回來的臺僑婦女團體。傍晚賴和音樂會登場，演出的有著名歌手羅思容、謝銘祐、林生祥、朱約信，還有鬥鬧熱走唱隊、武裝青年等樂團，張睿銓則介紹越南新住民媽媽教大家唱越南歌曲。而引起最大歡笑聲的，則是彰化縣線西國小幼稚園

園的小朋友以自製皮影戲演出「我們地方的故事」，童稚清亮的嗓音，純真圓潤的小臉龐，將熱鬧氣氛帶到最高潮。

細細沉思，我想賴和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，既是對追尋自由、正義的堅持，也是對土地與人群的愛；是對弱勢者的關懷，也是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尊重。相信他的人格與作品精神，透過闡揚與傳承，將持續映照著我們未來的路。✕



上／歌手張睿銓介紹越南籍新住民媽媽，在臺上教唱越南歌謠。

中／彰化線西國小幼稚園小朋友以自製皮影戲演出「我們地方的故事」，將現場氣氛帶到最高潮。

下／今年的音樂節全程將近9小時，觀眾展現高度熱情，人潮始終絡繹不絕。（攝影／陳萬益教授）